

提高违规成本 才能杜绝价签戏法

□张铁

大米标价每袋64.6元, 结算时却变成69.7元; 138元的鱿鱼丝, 价签上用大号字体标示“13”, 小号字体标示“8.0”……这些, 是家乐福等超市近期被查处的“价签戏法”。

玩“价签戏法”, 企业能得到什么? 高价卖出低价物品, 无疑能增加营业额。乘以巨大的销售量后, 靠差价获得的利润, 数目肯定不小。这种做法甚至还能让消费者以为自己捡到便宜, 给商家贴上“物美价廉”的标签。

“价签戏法”的存在, 是商家衡量了收益和成本之后, 做出的“理性选择”。消费者退货, 商家不过损失一笔交易。而维权时过高的时间、精力和机会成本, 往往让很多消费者选择吃哑巴亏。可见, “价签戏法”的存在, 一部分来自消费者方面无奈的容忍。

来自管理部门的成本, 同样微乎其微。以此次为例, 处以50万元罚款, 对于家乐福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 欺诈行为被发现, 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正是这样的成本收益比, 成为“价签戏法”的土壤。而要禁绝“价签戏法”, 也正是增加其违规成本。主管部门需要主动监管, 完善信用评级, 加强立法的明确性和惩戒力度, 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从消费者方面看, 需要简化投诉和索赔流程, 强化执行, 提高补偿, 以此鼓励消费者为了自身权益站出来。同时, 此次事件也表明, 舆论等其他渠道的监督, 同样有效, 可资利用。

□李鹏

两名弱女子, 冬夜四行泪, 为讨押金钱, 冻死何所惧。1月30日本报老城区新闻版的报道《讨要押金未果女员工报警求助》, 为我们描述了一起令人心寒的劳资纠纷案件。因为纠纷的焦点是工装押金, 而且一方以性命相搏, 甚至惊动了110, 我们姑且将其称作“工装事件”。

“工装事件”暴露的问题, 值得深思, 值得追问。

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以担保或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也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 不得以

任何形式向劳动者收取定金、保证金(物)或抵押金(物)。”服装店“理直气壮”收取打工者所谓的工装押金——谁给了店家这等权力? 是为一问。

报道最后说, “经过民警反复劝说, 双方终于同意, 两个女孩先拿走工装回家休息, 第二天再由店方提供工装费的合同依据, 双方依据合同协商解决矛盾。”我们理解民警的苦心, 但是否想到, 无论是订立还是变更劳动合同, 都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民警调解也当遵循这一原则。尽管执法有热情是好事, 也要谨防越过法律界限。如果双方订立的合同原本都站不住脚, 纵使拿出来合同又如何? 又何来“依据合同”了怨呢? 是为二问。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现

如今处理劳资纠纷“动用警力”简直要成一种常态了。同一期报纸综合新闻版就有另外一则消息: 《工资拖欠两年民警帮忙讨回》。这表明, 一方面当前局部劳资矛盾比较紧张, 但同时我们不禁要问: 劳动者过多地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公安110, 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基层劳动监察部门、我们的基础工会组织某种程度缺失呢?

我国法律法规明确赋予了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种种权利和义务。具体到收取押金的情形, 《劳动合同法》第七章第八十四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以担保或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 并以每人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第六章第七十八条

规定: “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对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 工会有权提出意见或要求纠正。”

这般的说, 基层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可能会抱怨, “民不告官不究”, 我们不知情嘛! 可是应该不应该反思, 我们如果不能求得正解, 谁又能保证劳资纠纷“动用警力”不会成为一种常态呢?

总之, 面对“工装事件”, 我们不能仅仅止于对弱者的同情上。上述三问如果不能求得正解, 谁又能保证劳资纠纷“动用警力”不会成为一种常态呢?

“工装事件”三问

·鹤城锐评·

家族裙带网是怎样织成的

□李天扬

2010年12月, 广东清远盐业公司拟提拔5人为中层干部, 其中3人是核心领导的直系亲属。由此, 这个有45名职工的公司干部将达28人。据悉, 该公司裙带关系网极为复杂, 夫妻、姊妹、表兄弟等每天在公司里登堂入室, 总公司下属的7个分公司, 更不乏总公司大佬们的亲戚。(1月29日人民网)

从相继曝光的汕尾烟草、清远盐业的家族裙带网来看, 这样的任人唯亲, 并非个别。这样的家族裙带关系网是怎样织成的呢? 解剖新近曝光的清远案例, 不难发现, 要织成如此错综复

杂的关系网, 起码有以下三个条件。

时间长。报道说, 清远盐业总公司的家族裙带关系网织了十年, 而且是前赴后继, 前任总经理董建生大肆任用亲戚和死党, 现任总经理谭红卫就是他的死党。董调任中山, 后来还因受贿和贪污被判刑。可是, 斯人虽走, 但“董规谭随”, 而且谭还“投桃报李”, 把董的弟弟、弟媳先后调进来并任要职。董、谭两任经过十年的“经营”, 把清远盐业弄成了他们的“家族企业”。

无民主。在董、谭二人的把持下, 清远盐业显然成了一把手的一言堂。用谁不用谁, 都由一把手说了算。更有甚者, 据职工反映, 谭还利用内部离岗退养政策来铲除异己。他把着职工们

的“钱脉”; 一旦降职, 钱缩水一半; 被内退, 沦变“高级”临时工。如此, 职工自然敢怒不敢言。

少监督。十年间, 从上到下的监督职能形同虚设, 对于盐业公司明显违反组织程序和党纪国法的行为, 并没有一开始就叫停, 自然助长了这种歪风, 这张网也越织越密。

即使我们都希望汕尾、清远的这两张裙带关系网是巧合, 是巧合, 但有关组织、纪检部门却不能等闲视之。必须深刻反思现行的干部职工聘用、任用制度, 找出在一些公务部门无民主、少监督的原因, 完善用人制度, 杜绝任人唯亲现象, 铲除编织家族裙带关系网的制度性土壤。



《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丽文 著

把她送到国外深造。”

韩世诚皱起了眉头, 眼前的陈保省太让他感到陌生了。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说: “你一个人在外地清早不是清早、夜晚不是夜晚的, 让晶晶妈来, 我赞成。晶晶与石头都在复习阶段, 一下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学习受影响啊! 等考上大学、成了国家的人, 报到时户口跟着人就到学校了。万一考不上, 再起也不晚呀。”

“不、不, 你的观念太落后了。商品粮学生与农村学生录取时分数都不一样。晶晶大学毕业后直接到国外去读研究生, 就在国外安家了。将来晶晶与石头, 一个在国外发展, 一个在农村, 也不合适, 我给你写那封信你看了没?” 陈保省眯缝着眼睛看着韩世诚。

“我看了。从晶晶生下那天起, 我就把她当成闺女了! 我是槐树庄人, 石头也是槐树庄人, 下三代都是槐树庄人!” 他把桌子一拍, “我走了, 回槐树庄去!”

十六

陈保省把晶晶和晶晶妈的户口从槐树庄迁了出来, 转成了商品粮户口, 又让女儿转到市里。他按照田大师的指点, 女儿考上大学以后, 下一步要考托福到国外上学。

当兆主任出现在陈晶面前, 亮出迁学手续时, 她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她跑到韩振淇面前放声大哭。这片热土让她难舍难分, 形影不离的石头让她难以分离。

她到了鹤壁一所学校, 还一直想着石头, 就连进了考场答题时, 石头的身影都似乎还在她面前晃悠。

分数下来了, 她没过分数线。也许是魁星阁内就没有槐树庄人的位置, 三名学子都名落孙山。

陈保省把有关招生人员请到宾馆“研究”之后, 陈晶被一所商专录取了。陈保省脸上的笑容多了, 女儿考上大学成为他谈话的主要内容。在全体职

工会上, 他还大谈特谈教育兴国的重要性。

他说: “六十年代时, 全球经济处于低谷, 东南亚一些国家为扭转局势, 把重心放在工业化改造上, 用大量资金进口别国的先进设备; 美国则不然, 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办教育上。几十年过去了, 美国成了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家庭是国家的组成部分, 培养人才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大事。”他越说越激动, 拿出女儿的通知书大声念了起来, 仿佛自己为振兴民族立了一大功。他又说, “以后不管是领导、前台、大厨, 还是临时工, 只要他家有人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大家都要资助他, 宾馆都要设宴为他庆祝。”

在场的人一听都明白了, 陈总想借机敛财了。兆主任等散会后, 把中层以上干部留下来, 又强调了一番。

送礼成了宾馆的头等大事, 上班时公开谈送多少, 下班后谈论去哪儿借钱送礼。职工们早退晚到, 只要说去借钱了, 一律不批评、不扣钱。

王丽同她丈夫去南方旅游回来, 兆主任给她传达了陈总的指示, 希望她能起表率作用。王丽第二天背着从南方买来的鳄鱼皮小坤包, 提着一包礼品推开了陈总的门, 掏出一千块钱说: “晶晶考上大学了, 我听说后高兴得一夜没睡, 这是一点小意思。”陈保省接过后, 她又从包里掏出一叠风光照, 情不自禁地介绍起自己的小坤包来。

这两天, 来陈保省办公室送礼的人川流不息。下班了, 陈保省夹着文件包走到小车跟前, 刚拉开车门, 王丽走过来打招呼说: “晶晶啥时候开学? 还差啥不差?”

陈保省说: “快齐了, 就差一个鳄鱼皮小坤包, 晶晶非要不可! 她把商场转了一圈都没买到。”

小车启动了, 王丽的脑子也转起圈来: 陈总不是摆明了要自己的包吗?

回到家里, 她又把陈总的话学给

丈夫听, 她丈夫说: “人在屋檐下, 怎能不低头, 他要就给他, 明年咱再买个比这还好的。”

第二天, 王丽走进了陈总的办公室, 满面笑容地说: “现在的大学生穿着打扮都挺讲究, 这个包我看跟晶晶蛮配的, 请您转交给她。”放下包, 她的眼圈红了, 一步一挪迈出了总经理室。陈保省又叫住了她。

陈保省干咳了几下说: “我听兆主任给我说过几次, 你结婚时在宾馆请客, 有二千多块钱没清?”

王丽“嗯”了一声低下了头。

陈保省说: “这笔账不用结了, 市里这几天在宾馆开会, 我让会计冲掉这一笔就是了。你结婚也是咱宾馆的大事, 关系到国家千秋万代、后继有人大问题。以后, 中层以上的干部在咱宾馆结婚, 请客费用全免。”

王丽走了, 脸上带着笑容。

中午, 陈晶听到门铃声, 赶紧过去开门, 陈保省没进门就喊: “晶晶, 你看, 王经理送给你个好东西。”

陈晶接过包, 不由打了个冷战: “我当是啥好东西, 疙疙瘩瘩让人身上发冷。”

“看你识货了吧, 这是世界名牌, 鳄鱼皮的, 几千块, 要的就是这个疙瘩劲儿。你背上让爸爸看看, 哎, 这才像个总经理的女儿。放下吧, 跟爸爸去商场转转, 再买个鳄鱼皮箱子, 配成套。走, 车在外面等着呢。”陈保省一边说一边向外走。

父女俩来到商场, 从这头找到那头, 也没找到疙瘩皮箱子, 再到另一个商场, 仍然没有找到。他长叹一声说: “鹤壁这弹丸之地, 可能是进不起恁贵的东西。走, 再换一家。”

他们一连找了几家商场都没找到, 陈保省非要再接着找。

陈晶站在商场的门口说: “爸, 别找了, 随便买个箱子好了, 干吗非要那一种?”

陈保省没想到女儿竟说出这样的话, 气得把手里的烟都摔了: “你知道

个啥! 箱子是一个人的名片! 你不要忘了, 你是总经理的闺女, 我不能让你把我的面子丢到大学里去! 下午就给朋友打电话, 我不信就买不上个鳄鱼箱!”

为了这鳄鱼皮的箱子, 陈保省自己都快变成鳄鱼了。

十七

门铃响了起来, 晶晶妈从猫眼儿看到女儿和石头站在门口, 喜出望外, 赶紧拉开了门, 上前拉住石头的手说: “小儿唉, 你婶想你想得夜里都睡不着。瘦了, 头发也不理理, 真是的。你娘咋不来呢?”

晶晶在一旁撇着嘴说: “把人给你拉来了, 也不给倒杯水, 把人都渴死了!”

晶晶妈把石头拉到沙发上问长问短: “这两天见你三爷了没有? 你三奶的腿还疼不疼了? 玉米出穗了没有? 花生开花了没有?”

这些事情都不是石头关心的。晶晶说: “妈, 别光给你小儿出难题了, 做饭吧。”

“别慌,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 看是在家, 还是去宾馆?”

晶晶妈没说几句, 电话中就传来陈保省的训斥声: “咋恁不透气呢? 我说过多少遍了, 晶晶大学毕业要到国外去, 我们要到北京去。一个高级干部, 一个农民, 门户相配吗? 一个留洋大学生咋能嫁给一个农民?” (15)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 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 3338633 13323926333